



三葉集

田壽昌
宗白華
郭沫若

“Kleeblatt”是白华，沫若和我三人的通信集拢来的。写信的时候，原不曾有意发表出来。后来你来我往，写写多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的，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我们三人，虽两在海之东，一在海之西，在海之东的，又一在东京湾的上面，一在博多湾的旁边，然而凭着尺素书，精神往来，契然无间，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用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

我于今发起把这些信，都为一集，发表出来，颜曰 Kleeblatt。

Kleeblatt，拉丁文作 Trifolium，系一种三叶矗生的植物，普通用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 Kleeblatt 结合了。

此中所收诸信，前后联合，譬如一卷 Werther's Leiden，Goethe 发表此书后，德国青年中，Werther Fieber 大兴一 Kleeblatt 出后，吾国青年中，必有

诸君！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本小册子？我们刊行这本小书的动机，并不是想贡献诸君一本文艺的娱乐品，做诸君酒余茶后的消遣。也不是资助诸君一本学理的参考品，做诸君解决疑问的资料。我们乃是提出一个重大而且急迫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请求诸君作公开的讨论和公开的判决！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范围很大：简括言之，就是「婚姻问题」；分开言之，就是：（一）自由恋爱问题；（二）父母代定婚姻制问题；（三）在这父母代定婚姻制下底自由恋爱问题；（四）从这父母代定婚姻制和自由恋爱两种冲突产生的恶果，谁负其责的问题。

这几个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刊行这本小书最后的目的，请社会诸君不要辜负我们的盼望啊！

白华序。

Zwei Seelen wohnen, ach! in meiner Brust,
Die eine will sich von der andern trennen;
Die eine haelt, in derber Liebeslust,
Sich an die Welt mit klammernden Organen;
Die andre hebt gewaltsam sich vom Dust
Zu den Gefilden hoher Ahnen.
O gibt es Geister in der Luft,
Die zwischen Erd' und Himmel herrschend
weben,
So steigt nieder aus dem goldnen Duft
Und fuehrt mich weg zu neuem, buntem
Leben!

两个心儿，唉！在我胸中居住在，
人心相同道心分开：
人心耽溺在欢乐之中，
固执着这尘浊的世界；
道心猛烈地超脱凡尘，
想飞到个更高的灵之地带。

一
唉！太空中若果有精灵
在这天地之间主宰，
请从那金色的霞彩中下临，
把我引到个新鲜的，绚烂的生命里去来！

沫若自歌德之「浮士德」中译出，即以代序。

三叶集

寿昌兄：

我又多日没有同你通信了。但是我常时冥想你在那里读书做文做诗，一定很乐，比我要好多了。我现在烦闷的很，无味得很，上海这个地方同我现在过的机械的生活，使我思想不得开展，情绪不得着落，意志不得自由，要不是我仍旧保持着我那向来的唯美主义和黑暗的研究……研究人类社会黑暗的方面……我真要学席勒的逃走了。

但我近有一种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

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同你做诗伴，你已经知道了么？我现在把他最近的一首长诗和寄我一封谈诗的长信寄给你看，你就知道他的为人和诗才了。（我还有一封复他的信，也写给你看。）

你寄来的文很长，我还没有细看，预备等登出后再看了。现诗号因篇幅太多，改分作两期登。听说你有两封极优美的信给仲苏舜生，也只好等登出后再看了。李氏兄弟你常看见么？漱瑜女士好么？你近来心中有什么灵奇的感觉写给我听么？

白 华

沫若先生：

昨天得着你的信同新诗，非常欢喜，因我同你神交已许久了。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

中常常也有这种同等的意境，只是因为平日多在『概念世界』中分析康德哲学，不常在『直觉世界』中感觉自然的神秘，所以虽偶然起了这种清妙幽远的感觉，一时得不着名言将他表写出来。又因为我向来主张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一定要做诗；所以有许多的诗稿就无形中打消了。现在你的诗既可以代表我的诗意，就认作我的诗也无妨。你许可么？

沫若，你有 *lyrical* 的天才，我很愿你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美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则中国新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这是我很热忱的希望，因你本负有这种天才，并不是我的客气。

我有个朋友田汉，他对欧美文学很有研究。他现在东京留学。他同你很能协调，我很愿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你若愿意抽暇去会他，我可以介绍。（就

这封信去，我们的交际是专重精神，不要形式的。）

今年学灯栏中很想多发表些有价值的文艺和学理文字。你能常常投稿么？你有一新作，就请寄来。

宗白华。九，一，三日

沫若先生：

前函当已到了。你的诗已陆续发表完了。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 Natur 的清芬。你是一个 Pantheist，我很赞成。因我主张诗人的宇宙观有 Pantheismus 的必要。我不久预备做一篇『德国诗人歌德 Goethe 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想在这篇中说明诗人的宇宙观以 Pantheism 为最适宜。要请你帮忙。供给我些材料。

我请你做几首诗，诗中说明诗人与 Pantheism 的关系，做我那篇文前面的引导或后面的结束。你看如何？但我久已不做文学的文字，还不知道这篇东西能否将我的思想写出呢！

白
|
华

白
|
华 先生：

我的诗真是你所最爱读的么？我的诗真是可以认作你的诗的么？我真欢喜到了极点了！只是你说：你有许多诗稿无形中打消了。我又很替我可惜起来，因为我想你的诗一定也是我所最爱读的，你的诗一定也是可以认作我的诗的。我想凡是艺术家对于他自己所产生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如象慈母之爱抚其赤子的一般，会要加以十分的爱惜的。你却何以那样地冷酷，那样地暴殄，或者你是取的独乐主义，不

肯披露出来安慰我们的吗？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 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 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我每逢遇着这样的诗，无论是新体的或旧体的，今人的或古人的，我国的或外国的，我总恨不得连书带纸地把他吞了下去，我总恨不得连筋带骨地把他融了下去。我想你的诗一定是我们心中的诗意境底纯真的表现，一定是能使我融筋化骨的真诗，好诗，你何苦要那样地暴殄，要使他无形中消灭了去呢？你说：「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境，却不必定要作诗。」这个自然是不错的。只是我看你不免还有沾滞的地方。怎么说呢？我想诗这样东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来的。我想你的诗一定也不会是「做」了出来的。Shelley 有句话说得好，他说：A man can-not say: I will compose poetry. Goethe 也说过：他每逢诗兴来了的时候，便跑到书桌旁边，

将就斜横着的纸，连摆正他的时候也没有，急忙从头至尾地矗立着便写下去。我看歌德这些经验正是雪莱那句话底实证了。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澈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底离骚，蔡文姬底胡笳十八拍，李杜底歌行，但丁 Dante 底「神曲」，弥尔顿 Milton 底「乐园」，歌德底「浮士德」；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底国风，王维底绝诗，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与芭蕉翁底歌句，泰戈尔底「新月」。这种诗底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Rhythm），

不容你写诗的人有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硬如歌德所说连摆正纸位的时间也不许你有。说到此处，我想诗这样东西倒可以用个方式来表示他了：

诗 = (直觉 + 情调 + 意象) + (适当的文字)

Inhalt

Form

照这样看来，诗底内函便生出人底问题与艺底问题来。Inhalt 便是人底问题，Form 便是艺底问题。归根结底我还是佩服你教我的两句话。你教我：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以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底构造」。白华兄！你这两句话我真是铭肝刻骨的呢！你有这样好的见解，所以我相信你的诗一定是好诗，真诗。我很希望你以后的「写」出了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把他打消，也该发表出来安慰我们下子呀！

可是，白华兄！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恐怕还未十分知道呢。你说我

有 lyrical 的天才，我自己却是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 Goldsmith 还堕落，比 Heine 还懊恼，比 Baudelaire 还颓废。我读你那「诗人人格」一句话的时候，我早已潜潜地流了些眼泪。我从前也做过些旧诗，我且写两首在下面，请你看。

寻死

（四年前旧作）

出门寻死去，孤月流中天。寒风冷我魂，孽恨摧吾肝。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叹。画虎今不成，刍狗天地间。偷生实所苦，决死复何难。痴心念家国，忍复就人寰。归来入门首，吾爱泪洑澜。

夜哭

（三年前旧作）

忆昔七年前，七妹年犹小。兄妹共思家，妹兄同哭倒。今我天之涯，泪落无分晓。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归未

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子才一龄，鞠育伤怀抱。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万恨摧肺肝，泪流达宵晓。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

春寒

（去年作）

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隐忧难可名，对儿强破颜。儿病依怀抱，唧唧未能谈。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

白华兄！象这样的诗，恐怕你未必爱读；象这样的诗恐怕未必可以认作你的诗呢！「寻死」一首，除曾慕韩兄外，没有第三个人看过。慕韩兄他知道我。咳！我不忍再扯些破铜烂铁来，扰乱你的心曲了！

我前几天才在朋友处借了「少年中国」底第一二两期来读，我有几句感怀是：

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

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

一个个如明星在天。

我独陷没在这 Stryx 的 amoeba，

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

咳！我禁不着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

慕韩，润屿，时珍，太玄，都是我以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真是连 amoeba 也不如了！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 Phoenix 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一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究是个幻想罢了！

田寿昌兄正是在「少年中国」里会识着的。他早那样地崇拜 Whitman，要他才配做「我国新文化中的真诗人」呢！福冈离东京很远，要坐三天的火车，所以我不能去拜访他；可是我今后当他笔谈，把你所告诉我的话一一传达给他。

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 Typus：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象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这类的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是我国底孔子，一个便是德国底歌德。

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 Pantheism 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底 Kinetisch 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洁精透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底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底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我常希望我们中国再生出个纂集「国风」的人物——或者由多数的人物组织成一个机关——把我国各省各道各县各村底民风，俗谣，采集拢来，采其精粹的编集成一部「新国风」；我想定可为「民众艺术底宣传」「新文化建设底运动」之一助。我想我们要宣传民众艺术，要建设新文化，不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或发表些小己底玄思，终究是凿柄不相容的。活太扯远了，我再回头来说孔子。我想孔子那样的人是最容易了解的。从赞美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其大则天」；从轻视他